



海马文学丛书

● 刘恒影视作品集

秋菊打官司

大路朝天
本命年



●刘恒影视作品集

秋菊打官司

菊豆

大路朝天
本命年

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 王中忱
责任校对: 吴 湖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玲玲

海马文学丛书

菊豆·秋菊打官司

Judou · Qiuju Da Guan Si

刘恒影视作品集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遵化市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5.375印张 2 插页 379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册

ISBN 7-5004-1274-6/I·138 定价: 7.20 元

写在前面

白 烨

1989年元月某日上午，在熙熙攘攘的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记协新闻发布厅里，一群在文坛已露峥嵘头角的青年作家正在举行在有些人看来近乎玩闹的活动——宣布“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的成立。我应邀前去助兴，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那天到场的新闻记者并不多，几乎等于“组织”里的人自个向自个宣布，但听了看了他们那认认真真又张张扬扬的发言和宣言，我确实感到了一种新的文学生力和冲力的涌动。

即以“海马”的命名来看，那本身就带有一种自我作古的意味。像“‘海马’宣言”里的“这是由绝不相同的个体组成的团体。在这里，个体利益高于一切；”“文学艺术正羞羞答答地左右为难，雅和俗像扯着一把锯子的两只手。而我们想说：来几两海马吧，谁缺少什么，就让它得到什么！”“我们拒绝‘流派’的称号”等话语，铿锵有力，豁人耳目，含着个性，又透着爽快。那种针砭时弊之犀利，那份拨新领异之执着，都让你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海马”来头不小、“海马”来得不善。

果不其然，“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更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已折腾得很有些不凡的气象。成员扩大了百分之五十，从原初的二十人扩展到了三十多人，除去共有的从事小说和影视的两栖创作的特色之外，在个性风格上也更见多样和丰富，如既有以写新市井生活见长的，又有以写乡土题材取胜的；既有以现

代意识写史的，也有以新的观念纪实的。可以说，姚黄魏紫各有其秀，春兰秋菊各具其美。它无疑已是一个由诸多别树一帜的个体所合成的卓然不群的集体。从创作成就上看，就更加令人可喜。以王朔、莫言、刘恒、史铁生等人为代表的诸多骨干成员，在小说创作上辄见新意、成绩斐然，在影视创作上也层出新作、硕果累累，以成功的两栖劳作日益引人瞩目。他们鼓荡着小说创作的创新趋向，又推导着影视创作的进取势头。称谓他们，单一的“小说家”或“剧作家”的概念已不适用了。这是不是向人们预示了一种新的创作追求和新的运作方式呢？

基于“海马”已有的队伍实力和创作实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和海马影视创作室合作推出这套“海马文学丛书”，旨在检视已有的成就和进而促进创作，并以高水准、多风格的作品系列，对繁荣新时期后的整体文学，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多方面、多层面的精神需求，做出我们应有的和能有的贡献。

“海马文学丛书”根据作者的不同情况，或出小说作品集，或出影视作品集，整体上以小说为主，每本约25万字左右。作品以新作为主，酌收旧作，每本集子一般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代表作选、专题评论、资料小辑（作家小传、创作谈和作品目录等）。力求丛书的每一本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读性、研究性和资料性，使整套丛书从“海马”的角度和一个不太低的层面，对于发展演进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情形，都有一个饶有新意和较有深度的追踪与反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马文学丛书”将会给读者提供当代文坛既多向、多面又新颖、切实的文学信息，因为它囊括了当代文坛中最有个性特色、最富艺术活力又最不安分守己的一群“探索者”。无论是为读者计，为文学计，还是为“海马”计，为自己计，他们都不会使人们失望。对此，我充满信心。

1992年8月25日于朝内

目 录

刘恒影视作品

3	秋菊打官司
58	本命年
147	菊豆
200	大路朝天

刘恒创作资料

439	刘恒小传	
440	刘恒作品年表	
443	对话：电影、文学及其它	刘 恒 王 斌

刘恒影视作品评论

467	重建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呼唤	罗雪莹
	——谢飞谈《本命年》	
480	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	雷 达
	——看影片《秋菊打官司》	

~~~~~刘恒影视作品~~~~~



# 秋菊打官司

根据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改编，剧本原题为《秋菊的故事》，影片定名为《秋菊打官司》，张艺谋导演，巩俐、雷恪生等主演，曾获1992年首届长春国际电影节金杯奖，1992年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 1 北方山地。深秋晨

山势陡峭，秋林落叶飘零。抵近山顶的羊肠道上，显出三个路人的背景。走在前边的是个腰身肥胖的女人，跟着她的是两条汉子，矮个搀着高个。看不见他们的脸，只能听到十分急促而粗重的喘息声。

踏上山顶，眼界豁然开朗，喘息声也立即被扑面而来的风声压住。展现在眼前的是开阔的盆地和在山坡上漫涌的秋草。

字幕随风声而来。

片名。

三位登山者的脸。女人叫秋菊，二十多岁，带了至少六个月的身孕。高个是她丈夫，叫万庆来，不到三十岁，身上有伤。搀着他的是叔伯兄弟二顺子，十八、九岁。

风声被音乐取代。

三个人缓缓下山的背影。

字幕延续。

## 2 河滩

河滩枯水，泛白的卵石铺天盖地，首尾不见。三个人斜行穿越石滩，远看如虫。

## 3 岭南乡。集市

摊群拥挤，人头攒动。秋菊在前边开路，她的大肚子像船头斩浪一样挺着摇着，人们纷纷避让。

## 4 兽医站

兽医为一头毛驴开刀，从刀口处涌出的肠子装了一脸盆，热气腾腾。兽医像挽绳子一样一节节检寻驴肠的病灶。四周聚了不少表情沉醉、呆板的看客。

三个人平静地从人群背后走过去。

## 5 卫生院

三个人走进卫生院的大门。万庆来已经体力不支，秋菊和二顺子各搀一侧，很狼狈地将他拖入了标有“挂号室”的平房。进屋前，万庆来停住，往墙根处擤了把鼻涕。

字幕完。乐声消泯。

## 6 同上。走廊

秋菊和二顺子坐在长椅上，表情各异。二顺子盯住墙上的一张女性盆腔解剖图，看得津津有味儿。秋菊则盯紧对面外科诊室的门帘，脑袋上下左右移动，下意识地企图从缝隙处看清里面的情景。各式各样的病人来来往往，干扰了她的视觉和听觉，但她仍旧固执地观望，不惜低下头去，从门帘下方注视里面移动的腿脚。她的举

止倔强却本份，拘谨的表情流露了浓烈的乡巴佬味道。

丈夫套着臭胶鞋的大脚移过来了。秋菊凑近悉悉索索的门帘。二顺子也凑过来。门帘后露出庆来的头，嘴里叼了几张纸单子；接着移出身子，双手正在腹前捣骨，扎紧那条似乎总也扎不紧的腰带。

秋菊：咋样？

庆来不说话，眼细细地眯着。

秋菊：大夫说啥了？

庆来将嘴探向秋菊，示意拿单子自己看。秋菊抽单子潦草看看，一副不甚了然的样子。她迟疑片刻，毅然走入诊室。

## 7 同上. 诊室

医生在屏风后边为男病人做肛检。秋菊愣头愣脑地往前走几步，被病人哼哼叽叽的呻吟声吓住了。

秋菊：……大夫。

屏风后边的医生管自忙碌。

秋菊(加大音量)：大夫！

医生探出身子，端了一只套着胶手套的手，有些不耐烦。

医生：干啥？叫唤啥？

秋菊：我男人的伤……不碍事吧？

医生：哪个是你男人？

秋菊被医生僵硬的口吻弄得不知所措，支支吾吾地抬起手中的诊断书。

医生：是睾丸有伤的那个么？

秋菊点点头，很难为情。

医生：半个月以后来复查。

秋菊(只有一个念头)：大夫……我男人他……他不碍事吧？

医生(敷衍)：不好说，再看吧。

秋菊欲言又止，见医生缩回屏风后，便知趣地退出了诊室。她显然更忧虑了。

医生：每天必须按时用药，热敷的水别烫了也别凉了次数别多了也别少了……我估计不碍事。

医生探出屏风，发现诊室空空。

医生(自言自语)：不碍事……不少碍事！踢了哪儿不好？踢蛋！两口子哭去吧。

## 8 梯田。秋菊家承包地。日

田垅里留着玉米茬，头的地边子有几堵新砌不久却已经倒塌的砖墙。灰堆、沙堆和砖堆一片狼藉，工具横七竖八。秋菊领着二顺子收拾残局，愁眉不展。二顺子一边干活一边现身说法，重现记忆中的热闹场面。

二顺子：村长从这儿起头扒，一镐下去就塌了半扇墙……庆来哥也不恼，村长在前边扒，他在后边砌。俩人一句挨一句各说各的，说着说着就扭到一堆儿去了。

秋菊：你哥是窝囊人，谁见他打过架？

二顺子：可不是，比村长高半头，倒让村长一脚踹躺了……(在灰堆旁比比划划，分别扮演两个人，显得诚实而又愚蠢)头一脚踹了这儿，二一脚踹了那儿，别看村长腿不好使，踹人可狠着嘿！

二顺子模仿得着了迷。

秋菊：正经做你的活儿吧！你跳啥？我看狗才那样子跳哩！

她动了气，强忍了深深的羞耻。

## 9 西沟子村。村长家。门楼

秋菊沿村巷走来，踏上台阶敲门。门里有凶猛的狗叫。她固执地等待，门终于开了一道缝。近五十岁的妇人面孔，苍老，怯懦，是村长的妻子，人称三婶。她的笑容心事重重的，紧紧地把着门。

三婶:是秋菊呀。

秋菊:我找村长说个事……他在吧?

三婶(胆怯地看看院里):……改天吧?

秋菊:我找他三次了,不想让我进屋,在露天地儿里说也行。

三婶:他头疼,在炕上躺着哩。

秋菊:几句话就说清了,不耽误他。

三婶见秋菊不急不躁,便动摇了。

## 10 同上。北屋内

村长神色黯然地倚着被垛,脑门上古怪地拔了三个小火罐。他叫王善堂,不足五十岁,大头大脸,身板粗壮,眉眼生得鲁莽而又质朴,言语比较爽快。

秋菊小心翼翼地挨炕沿坐着。

三婶领着四个女儿,排成一溜儿坐在墙根的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女儿们大的不到二十,小的仅仅十岁,穿戴上显出家境的窘迫。

秋菊(递诊断书):有伤没伤的,我们说了不算。这是大夫开的证明……。

村长:你们自己收着吧,我没功夫看。

秋菊:那……那我们咋办哩?

村长:该咋办咋办。

秋菊:人是你踢的……你说咋办哩?

村长:要我说没办法,踢了就踢了。

秋菊(窘而羞):那总得有个说法儿吧? 老大个世界,能没理了?

村长:没理搅不出理来。我是一心一意为公家办事,有理没理轮不上你来戳打我。秋菊丫头,你要硬逼我给个说法儿,就别嫌大叔的话不好听……我又开裤裆在当院里站着,让你男人还我一脚

吧。

秋菊惊得说不出话来。三婶和几个女孩儿也受了恫吓似地小心地看着村长。村长自己起火罐，起一个大声叹息一次。

秋菊：你脚比我们狠，莫不是心也狠了？我们庆来想学你还学不来哩！

竭尽全力地反攻，只换来村长冷然一笑。

村长：那就啥也别说了。

秋菊起身离去。透过敞开的屋门，可以看到她躲着狂吹的大狗，可怜巴巴地穿过了院子。院子的东厢房是村长家自开的磨坊，到处布满了粉尘。屋里和人身上那些石灰沫一样的东西有了解释。电磨随着秋菊背影的消失“嗡”一声吼起来。

## 11 乡。行政大院

一溜平房的尽头是治安与民政办公室，窗外聚了些凑热闹的孩子。门首的小吊牌上写着治安民政科的字样。孩子们哄笑，受了屋里人的恐吓、散开，看看没有危险重又聚上去。一些五、六岁的山里孩子也稀里糊涂地在人腿之间挤来挤去，无事忙的样子。

## 12 同上。办公室内

公安员兼民政员李顺林正在为一对青年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他五十出头，脸多皱而黑，干枯瘦小，两眼却虎虎有生气。他坐在三屉桌后边，过于严肃地看着对面坐在长凳上的青年男女。小伙子不停擦汗，却比较坦然，姑娘则沉着脸，像接受审讯似的。

顺林：你们的事不是家里包办的吧？

男子：哪儿能，爹妈上年纪了，家里我说了算。

顺林：你爱……爱她么？

结巴了一下，问完自己也笑了。

顺林：直说吧，你喜欢她不？

男子:……没说的。

顺林(问姑娘):你哩?

姑娘痛苦极了,一声不吭。

顺林(摆弄结婚证):有啥说啥,等我把钢印打上,你后悔可来不及了。问你哩,你喜欢他不?

姑娘(憋了半天):……同意!

众人一愣,进而哄堂大笑。李顺林转身走近钢印机,手扶压柄,全身往下一沉。他将结婚证从印下抽出来,这有趣的仪式便临近尾声了。窗外瞧热闹的人头中出现了秋菊风尘仆仆且忧心忡忡的脸,她贴着玻璃看看,一闪不见了。

### 13 乡街

领了结婚证的小伙子用自行车驮着姑娘不会骑似地扭去。孩子们追着起哄,用小树枝或小石子袭击他们。那么腼腆的姑娘竟跳下来,老鹰似地追得孩子们满街逃窜。她继而得意洋洋地颠上车后架,与心上人扬长而去了。

### 14 治安办公室内

秋菊坐在那对年轻人坐过的凳上,拘束,紧张,显得笨嘴拙舌的。李顺林叼着烟斗,一副洞察一切的样子。二顺子坐在墙根处,正暗自翻看印了美人儿的挂历。

顺林:你男人咋不来?

秋菊:腿根子肿得不留缝儿,磨着疼。

顺林:太邪乎了吧?说话没根可不行。

秋菊嘴唇哆嗦了一下,掏诊断证明。顺林接过去先不急着看。

顺林:你公公活着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老实人,没听说他跟哪个红过脸。

秋菊:庆来比他爹还蔫……。

顺林:老实巴交的,咋就打起来了?

秋菊:……我们养鸡养了三年了,想扩大个鸡场。砖也置办了,灰也置办了,村里就是不给批地,说乡里冻结了。我们想旁的法儿,在承包地里拾掇了一块地边子,村里还是不让盖,又说乡里给冻结了,有文件。

顺林:还真有这个文件。

秋菊(一愣):啥文件?

顺林:土地是包给你种庄稼的,都搞了土木,吃啥?!

秋菊(气馁但不服输):就算有文件,文件上有哪条儿准他打人啦?我们人老实,可不受他这个……他踢我们就不行!他一村之长咋着?他是皇上他也得讲理!

秋菊摆脱了紧张情绪,越激动说得越利索。李顺林避其锋芒,开始读诊断证明。

顺林:颈部软组织挫伤,大腿外侧软组织挫伤、右肋软组织挫伤……(一边读一边摸索自己身体的相应部位,突然不知道该摸不该摸了,手悬着)耻骨右侧皮下淤血……右侧睾睾……睾丸轻度水肿……轻度(强调了一下,不等秋菊开口,立即转移视线,盯住二顺子)你是谁?看来看去的看啥,都穿着衣裳哩!

二顺子抛下挂历,穿泳衣的女郎在墙上摇,自遥远的海滨笑视这小小山乡的角落。

秋菊:他是我男人的叔伯兄弟,是我家养鸡的帮工……村长打人他是亲眼见了的……二顺子,你把看的听的给李公安说说。

顺林:你想说啥?想编瞎话就趁早别说了。

二顺子:…我想说实话。

顺林(逼视):说几句让大叔听听。

二顺子(恐惧,显然没见过世面):先动手的是村长,先骂人的……是庆来哥。村长养了四个闺女,就怕人家说他断子绝孙。

顺林:怕人家说人家偏偏就说了吧?

二顺子:村长说不能在地里养鸡,要养回家养去。庆来哥就接话,说你回家养去,一养养一窝母鸡……。

李顺林扑哧笑了。二顺子以为得到鼓励,说得忘乎所以,比划起来。

二顺子:村长噢一声,用头把庆来哥顶躺下了,一边伸脚踹,一边叨咕老子跟你拼了老子跟你拼了……(发现秋菊在瞪他,立即变了腔调)村长是个瘸腿驴,踢人可狠哩!

顺林:打人犯法,骂人也不对么。你说你男人老实,骂人可真敢下嘴,一句就扎到心窝子里边去了……这事咱们得处理,你们要真老实就老实个样子出来,妥妥听我的吧。

秋菊绝望而软弱的表情可怜极了。

## 15 村长家.东厢房内

架着两台电磨,闭着闸,很静,只能听到村长簸玉米的声音。李顺林坐在马达上抽烟,皱着眉头。秋菊像电磨一样僵直地立着,翻来翻去看自己的指甲。村长蒙着一脑袋一身的粮食沫子,蹲在地上挑粮食里的石头,又簸又扒拉,很不高兴。

顺林:我看什么你了他的,吃点亏就吃点儿亏了,安定团结可是最要紧的。咱不提谁对谁错,那些话留着下边说去,咱就说实际的。庆来的医药费由村里出,花多少报多少……我看也花不了多少。(以抚慰的目光看着村长)你是长辈,又是干部,人好歹让你给踢了,调养费和误工补贴你多少得掏点儿啦……二百块……这个数咋样?

村长扔了簸箕,梗着脖子跳起来。

村长:凭啥?你们凭啥!老子吃苦受累是为自己吗?你们发的文件比放的屁还多,老子哪一件给你们耽误了?屎盆子往我一个人脑袋上扣,我不干!